

浙江文叢

洪咨夔集

〔中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洪咨夔集

〔中冊〕

〔宋〕洪咨夔 著 侯體健 點校

平齋文集卷第十三

表

龍州謝到任表

參井天高，甫解佐州之組；洮氏地迴，猥分護塞之符。祇服詔條，具宣德意。中謝。竊以蠶叢開國於千古之上，龍門置郡於萬山之間。壤雖接於松、維，風尚餘於綿、劍。諸關晏謐，商通蓬婆、滴博之郊；兩縣豐登，民樂無懷、大庭之俗。相安清靜，宜得循良。

伏念臣濩落無庸，輪囷有志。遡淮堧以北，慨祖逖之如存；捫蜀道而西，信武侯之可作。繇治中之冗綴，從閩外之下陳。趼足徒勞，剗心何補。不遑將父，方滿秩以謀歸；亡以瘡人，迺蒙恩而出守。靖惟忝冒，倍切凌兢。

茲蓋恭遇皇帝陛下，立賢無方，用人惟己。格帝若伊陟臣扈，內尊朝廷；治民則黃霸翁歸，外布郡國。沉在坤維之表，欲如天陞之前。遂使譴材，亦叨煩使。臣誓鞭駑駕，仰答鴻私。七百里山高谷深，首嚴保鄣；二千石政平訟理，共樂耕桑。臣無任。

謝曆日表

運承天統，益綿卜世之休；曆授人時，特重歸奇之閏。民生知勸，吏績用熙。中謝。恭惟皇帝陛下，紹開中興，昭受上帝。齊璿璣之政，旦復旦而有常；推神筴之元，朔又朔而不息。爰謹日官之課，仍新月令之頒。臣猥戍龍門，恪循鳳紀。刀耕火種，俾陶一氣之春；椎髻卉裳，同樂三登之俗。臣無任。

瑞慶聖節賀表

日宣重光，久啓升平之運；龍成五色，仍標震夙之辰。懽動幅員，和薰宇宙。中賀。恭惟皇帝陛下，天大亦大，日新又新。世祖之三十年，寢格清明之治；武王之八百國，迄成耆定之勳。屬電樞之發祥，宜旗翼之齊壽。臣涪江領戍，嵩嶽傳呼。十月未央，阻效稱觴之慶；千秋華萼，願輸獻鑑之忠。臣無任。

功德疏

赤龍紀瑞，聖人間生；白狼獻詩，天下同慶。輒哀衆妙之果，仰介無疆之休。皇帝陛下共願福祿萬年，本支百世。日所照，露所墜，盡復興圖；天以清，地以寧，永隆磐石。

謝授中書舍人告仍賜紫章服表

臣某言：恭奉告命，授臣中書舍人，仍賜紫章服者。南臺執法，方虞妄發之愆；西掖代言，忽冒真除之寵。恩深語塞，感激涕零。中謝。臣竊觀元祐之初，欲救熙寧之弊。御史則劉摯、傅堯俞、王巖叟，諫官則孫覺、鮮于侁、朱光庭，給事中則純仁，知制誥則蘇軾。維當今之更化，宜視昔之得人。

伏念某學術迂疏，文氣卑沮。無欲不欲，蚤嘗慕於前賢；時行則行，晚始遭於上聖。甫玷粉闥之直，趣陞烏府之班。知可爲於忠言，期不負於所學。莧陸夬夬，去惡草以未能；莠田驕驕，護良苗而徒切。坐需汰斥，誤被褒遷。踰旬觀象之門，即日紫微之閣。移桴彈於封駁，固脉絡之相關；加修飾於討論，奈精神之已奪。戴天塊圯，控地凌兢。

茲蓋恭遇皇帝陛下，煥文惟堯，好善如禹。謂臣九年之謫困，何意於求升；念臣一日之逢否，不期而返泰。俾效操觚之技，驟參簪筆之聯。進之史職，則望溢於元超；錫之命服，則事同於李絳。便蕃君寵，洋溢親懽。臣敢不砥礪夙心，研磨素習。雷一動而皆奮，勉揚更化之風；水萬折以必東，誓竭徇公之節。臣無任。

謝特理磨勘授朝請郎告表

臣言：恭奉告命，特授朝請郎者。課格三銓，尚汗丹籍；秩陞二等，忽冒紫綸。轉渫辱以光榮，拔滯淹而奮厲。中謝。

伏念臣學惟守僻，志不量難。明主樂忠，雖嬰龍而不忤；柄臣忌直，竟編虎以奚逃。投閑三禠之餘，待盡百罹之外。會恩不宥，引咎誰憐。元成玷缺之詩，動心有益；范滂黨錮之傳，委命何辭。浩日月之居諸，歛乾坤之軒豁。晨脫深穽，夕趨要塗。困據瘼以雖危，泰包荒而終吉。鑒觀素履，知無一朝詭遇之心；考覈踐更，念有十年不調之歎。俾還官簿，與進文階。歷觀大化之更，無若微生之幸。

茲蓋恭遇皇帝陛下，惟皇作極，觀過知仁。謂靜者無營，臣之靜特安於拙；而退者不競，臣之退乃厄於窮。過爲華袞之褒，昭示緇衣之好。疊疏新渥，一洗舊愆。臣敢不懲迷復於前，戒冥升於後？終身不理磨勘，固慙淳熙勸講之官；當制封還詞頭，尚勉康定代言之職。臣無任。

謝授侍講告表

臣某言：恭奉告命，授臣兼侍講者。五花疊組，甫塵鰲禁之除；六畫專經，仍玷虎門之選。

籲天莫避，踏地靡皇。中謝。臣竊以太極判而兩儀生，聖人出而八卦作。取《小過》、取《大壯》，堯舜獨盡其神；曰《連山》、曰《歸藏》，夏商參用其灋。皆繇汲汲之學，能進乾乾之功。迨開物成務之教衰，而崇德廣業之意泯。第資誦說，莫究推行。武帝尊儒，素通變使民之理；太宗慕古，昧以蒙養正之方。縱得其言，何關於治。蓋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必神而明之存乎人。

恭惟皇帝陛下，觀象洗心，玩爻盡性。悟《泰》之內健外順^(一)，首賢路之宏開；鑒《蠱》之上剛下柔，急朝綱之復振。有體則斯有用^(二)，能知而必能行。奚俟鰕生，尚容蠡測。況臣鉤深無得，納約有慙。朱雲之折充宗，僅致忠□之辨^(三)；京房之事延壽，靡忘理亂之占。雖爝火莫近乎日月之光^(四)，然勺水猶覬乎江河之益。探先天之妙蘊，踐前聖之微言。剛健中正，粹精著在自彊之德；聰明睿智，神武形爲不殺之仁。俾斯文之大興，幸當世之親見。臣無任。

謝授給事中兼侍讀賜對衣金帶表

臣某言：恭奉告命，授臣試給事中，兼直學士院，兼同修國史，兼實錄院同修撰，兼侍讀，仍賜臣對衣金帶者。瑣闥邃嚴，首玷塗歸之選；經闡清閤，仍塵勸誦之聯。拜奎畫以欣榮，佩身章而增惕。中謝。臣竊以月正元日，虞朝闢四門以達聰；每歲孟春，夏室徇百工而來諫。蓋重履端之序，用開進善之機。矧銀臺乃國論綱維之司，而金華實君德涵養之地。運適逢於道泰，賢宜急於時升。

伏念臣質弱早衰，器卑晚遇。烏府詞垣之陟，首破拘攣；鰲扉銓省之登，徑排膠葛。念有君之忍負，務非道之不陳。薪未及然，慮在上恬下嬉之表；鰥不恤緯，憂形外阻內訌之間。過蒙採擇之明，荐被褒遷之寵。禮成元會，命出昕朝。責之以論事回天，期之以引君當道。鵷梁不稱其服，凜疊組之難安；鴻陸可用爲儀，貌濫巾之無補。

茲蓋恭遇皇帝陛下，至公廣被，小善兼收。謂臣狷有不爲，靡徇脂韋之習；嘉臣斷無他技，粗存骨鯁之風。故於漢廷奪席之朝，魏殿設樽之旦，趣陞華要，俾罄迂愚。第臣術昧觀頤，病深咸頰。乞投閑而雖切，蒙賜告以良優。惟薄蹄之力已窮，而倦翼之影宜息。願解禁廬之直，退從釐館之游。飯糗扶羸，儻遂山林之養；羹芹效美，敢忘畎畝之忠。臣無任。

遺表

臣某言：竊以榮必有悴，生必有死。戀昌期而雖切，撫頽景以難留。中謝。臣猥起窮途，首塵要路。志存冠鐵，竟貽捫舌之羞；戒忽佩韋，遂召朵頤之疾。迺若兩年而五擢，甚至一月而屢遷。拜宸翰於形神凋落之中，進華序於氣體摧頽之日。屢騰祠請，終闕俞音。聖恩磅礴於兩儀，遺忠輪囷於九地。息今垂絕，鳴固宜哀。

臣竊謂今日內訌外阻之勢已成，根深蒂固之計安出？殆非人力之及，尚幸天心之回。皇帝陛下至敬無邪，表裏靡間，而後可以祈天；至公無私，親疏如一，而後可以祈天。君子常進，

不搖於儉壬，而後可以祈天；直言常用，不移於讒佞，而後可以祈天。省賦薄斂，不以四海奉一人之慾，而後可以祈天；賞功誅罪，不以一人抑四海之論，而後可以祈天。大臣叶心共治，群臣絜已奉職，皆所以仰輔天德，同迓天休。守決不可玩視，和決不可輕信。事關存亡，何止成敗。

臣奄謝明時，永孤聖造，魂氣有知，猶當上诉于帝；蒙韃不可爲中原主，必佑助于有德。猶是微臣區區報主之職分也。臣無任。

御筆：「端明殿學士洪某，鯁亮忠慤，有助親政。遽覽遺表，深用悼惜。可特與執政恩例。」

簡劄

上廟堂劄子

某猥叨誤渥，祇拜明綸，靖惟僥逾，莫稱拔擢，不敢僭控私謝，謹熏沐拜手，以翌髦之愚僭言之。聖上更新萬化，取端拱、咸平建號改元，欲還太宗、真宗一統太平之盛，其原必自近始。秦王薨於端拱之前四年，太宗聞之流涕，即詔曰：「涪陵公廷美，朕之同氣也，宜追封涪王，謚曰悼。」且封其子。至真宗未改咸平之數月，追復秦王，尋改葬汝、鄧間。兩朝忠厚親睦之仁，

上通於天。今紀元取法，其有感於斯乎？聖上本心之所發見，必於首春自有處分。股肱大臣，從容開廣，使早有定論，以慰列聖在天之靈。端拱、咸平忠厚之脉，迓續於無窮矣。

某備數分察，欲舉乙酉封事中語，再有陳述，退念事關大體，必出於宸衷獨斷，而後光明俊偉。在大臣，亦盡將順歸美之道，與臺諫有言而後行相萬萬矣。因觀布衣諸葛符所上《續生意書》，冒昧敷露，爲廟堂新元壽國獻，伏丐鈞察。

與張司業必劄子

某少稟：適有經德劉齋長見過，袖出《上皇帝書》錄本，自言欲解職去。退閱所上書，殊有直氣。學舍累年厄於鉗制，今始得伸一喙於可言之日。九重樂聞人言，大臣不惡人言，給舍、臺諫而下，人言所及，聞之亦足以戒，今何所忤而欲去耶？敢望開諭前廊，勿令解職，以成朝廷培養士氣、作成士風之美。伏覲炳照。

賀游景仁工部書

某承被郎潛之除，私切贊懌。正大明誠，謂宜日夕在上左右，陳善閉邪，以究《中庸》、《大學》之功。青綾入直，未足多賀。數年來，奏議警策如執事者有幾？吾君不以爲午，而除目每在噤蟬暗馬之先，搢紳可知所勸矣。論思精切，尚盛氣以須之。

答游工部簡

伏讀奏篇，如喧啾百鳥中之孤鳳；如窮陰沍寒中之霹靂；如九鼎，象物而鑄，魑魅罔兩爲之膽栗神悸；如大光明鏡，當空而懸，大魔王無所遁形。甚盛甚偉，司馬公門之有元城，崔先生之有執事，可以名百世矣。

答葉子真書

某疇昔過九芙蓉下，知有隱君子之廬在，舟駛弗能扣謁，迄今不滿。珤帖相先，陳誼甚高，凜然不敢當。兩都盛作，雖用班、張賦體，發我宋之光明，究治亂之本末，主文而諫，《國風》之遺意也。明主宜置一通於座右，以爲龜鑑，惜無夜誦《子虛》者。雖然，得如狗監誦之，政恐牙頰污君賦耳。

琴書何時過潛山？寓舍在臨安道旁，弭節賜訪，庶滿定交之願，切幾紆照。

答黃濟叔簡

某不聞問又許時，東山桃柳觀，玉泉筍蕨供，未嘗不撫景懷人。寵示睡藤，深切愛念。養生者，枕不欲高，以褚爲則，日減一番，其平以漸也。前是，有惠枕者，皆苦高，拜賜獨便衰惰。

釣天之想已斷，遊仙之夢可尋，老去惟睡熟有味耳。

與李微之校理書

某疇昔被飾子墨，酬先施後，山深林密，病嬾相乘。賤姓氏無從徹風日不到處，旆芙蓉而弄斗柄，駕蓮葉而讀玉書，殊恨仙凡之隔也。伏諗通金閨之籍，進紫宸之班，上待特舉有禮矣，公可以留矣。多賀多賀。

司馬遷《史》，號實錄，《酷吏傳》張湯在其中，《平準書》又謂湯死亡思，湯平生大略可睹。班固□□推賢揚善，拔之酷吏。推賢揚善可進也，而煽虐流毒不可泯也。讀史至此，每疑班氏以宮掖之故，與金、張、許、史，不能忘情，特曲筆以出之。世未有適其心者，執事以良史材，實錄以信後世，於遷、固必有折衷，敢請所以教。

答印松巖帖

道人出山去，山色如死灰，更下一轉脚，作麼生？鷲峯既能飛來，何不飛去？曰：百動不如一靜，松巖畢竟何如？時印老再住中天竺。

答楊平叔知丞簡

某正爾寂寂，忽來聳然之音於萬里外，猿鶴起舞，清燈相對，澹有餘味。哦新詩，道舊游，恍然置我太白、峩眉間，而飽之風露也。去不待明，良用悵結。《善圃記》見屬，極仞下采。蜀名公巨筆如林，何爲乃貴野鷺？告更圖之，庶不爲江山花竹羞。

與俞提舉簡

某聞抱邁往英特之氣而不伸舒，固易成疾，須得慷慨士共談古今盛衰治亂之故、南北離合成敗之因，奮髯頓足，極其痛快，以振宣精神。否則，秀眉清吭，緩歌美成、小晏得意詞，更番進酒，花信風散入骨髓經絡，則病自霍然去矣。公以爲何如？

答何正父簡

衲子有修水觀者，湛然虛白，在前童子投以瓦礫而心爲之痛，瓦礫去，心即安如初。執事得無有隱然未快者乎？又有參黃梅禪者，百雜碎還我核子來，老夫不復作核子想也。

答沈簿餽歲簡

某今年至窮，無錐可卓，老色懽懽，相爲消長，可奈何？風誼不替，先春致餉。脂賜銀罍，柑傳紫帕，不復作此夢。烹鯉點酥而引大白，亦窮臘盛事。感甚感甚。

答葉子真書

《三墳書》見寄，張燈細讀，如登無懷、赫胥之庭，與鴻濛汗漫語，知《易》無起止，太極無增減，特令人自不古耳。《連山》、《歸藏》，方從館中傳抄，俟至，更當參合以驗所造。大比又近，俛踏槐黃否？篤志古學如此，安用追逐時好，東塗西抹爲？某歲裏殊乏好懷，得袁安太丘語，不覺興起，略此奉報。時中彊飯，以昌斯文。

答高處州書

某每懷龜總之富，騶牙之博，玉連瑣之奇古，金背鏡之明清，一代能幾？三十年前，玉堂策天，猶教管一樓煙雨耶？峯雲留鬱，堦水溜潺，挾此豐年，歸報天子。某屏息萬山間，不敢以隻字污人門。高誼絕俗，銀鉤寶唾，遠訪死生，正是北關風雨中送客時節，可勝悵然。異書如見異人，它稱是裹飯問子桑之意，何可忘？

答魏鶴山書

某重午日忽得李校勘書，轉示珤帖，鉤畫爛然，晃漾心目。竊知存養深固，踐履堅實，著書立言，超然自得，不爲江山風景動搖。喜劇而悲，如見君子。記文錄似，皆有益世教，不爲徒文，如入清廟，觀武庫，一名一物，皆足以使人起敬畏，志定而氣盛也。《簡州三賢閣記》發明著於人心，極有味，百世之下猶將聞風興起。天目山房初無足道，託高文以不朽，遂與廬山山房照映今古。講學之方，行己之要，用世之大法，皆在焉。切磋究之，愧不獲朝扣夕請，何敢以爲過。額篆奇古清壯，與文稱。崔菊坡結字老蒼，當稟浼。書、記，二美具矣。自有天目無此奇事。老人年七十有二，菽水蕭然，相與安之若命，而獨學無友，孤陋寡聞，求仁入德之本，尚幸私淑之。

答吳叔永寺丞書

某山中人，不敢修履端賀。頗聞除用袞袞，可奪淮南之氣，蜀珍何尚遲之。叔永四六，時出一斑，亶亶追逐前輩，似聞近頗推擇玉堂揮翰之手，欲辭得乎？某一斥七年，床頭惟有《易》在，百穀草木皆甲拆，焦穀不芽，亦是天道栽培傾覆之常。但願麥熟師休，與大千世界同此太平之樂。長安城中，燈火笙歌，徹曉湖山。柳又黃矣，過蒙紆念寂寞，顓函勞訪，鮮醲交委，窮

悴亦春，多感多感。

又至節小簡

新陽方升，天機在半夜子之初，人事在五更三之後。觀復于此，作如何薦取？偶得雙魚二兔持獻，求筌蹄外一轉語，莫只道萬物未生時，芸生荔挺出矣。

答張簿惠白魚帖

人夜辱雙玉尺之餉，張燈舉酒，恨無水晶盤行之。愧感愧感。

答程宗武書

某前辱見過，清談殊款，鄙吝之意消矣。讀書爲文，皆以優游涵泳而得之。優游涵泳之功，非膠膠擾擾者所能爲也。故必主之以靜，外靜其形，內靜其心，危坐沉思，始能會古人之意於糟粕之外，不惟進於文，且進於道矣。世有形雖靜而心實馳者，亦有心欲靜而牽於物，交物不能靜者。大約息形而後能收心，形且不息，心豈能收？心不能收，學於何有？異端之子，猶能以觀鼻端白、數踵後息爲功。吾儒乃不能斂方寸於環堵間，顧欲求《史記》於名山大川如子長，是爲大也，是自恕也。

吾子年甚少，天資甚高，恃其天資之高，而忘其年之不能以常少，濡筆伸紙，前無古人。問其所以尉垂白倚門之望，則未免老歲月於奔走，吾爲子懼。夫君子之於學，藏焉脩焉，息焉遊焉。藏、脩、學也；息、遊，亦學也。非曰憊肢體以爲息，縱耳目以爲遊也。藏、修之未加，而假息、遊以自放，求夫文之進且不可得，況道乎？吾子往矣。深居而衆籟寂，寧極而萬境融。以此讀書則書有味，以此爲文則文有法，以此立身則身有度。優游涵泳之功，日異而月不同矣。若曰吾身雖動，吾心未嘗不靜，當思靜在動先，可也。相愛之深，不容不盡情，幸勿罪。

通崔菊坡書

某伏自閬州城南，下違離之拜，整整十年。進不能爲公朝趨事赴功，以答所主；退不能從師門考德問業，以益所學。一不成而萬有餘喪，空老此生，然猶不敢自枉者，寧以窮故負知己，不以通負知己也。況今天下達尊，誰出先生之右？門人弟子之最親，孰如牛馬走？造物深意，安敢不使同退又同進耶。搢紳間謂：「凡任制闈，莫有終譽，獨吾菊坡不待躡足之疑，便引掉頭之興，綽然餘裕，久而愈安。」「公孫碩膚，德音不瑕」，「考槃在澗，碩人之寬」，《詩》取碩大爲言，蓋其胸中浩乎而淵，盎乎而春，貧賤富貴不能移吾之所樂，惟先生以之。邇來頭風不作，酒時進而飯日加，天所以壽吾道之脉也。某骭骹之藁，近綴拾若干首繕錄，仰塵宗匠。郢人運斤成風，斲鼻端之堊，斲者固難，受斲者亦不易。告痛賜斤削，暇時更告賜一序引以黼黻之，使